



◎ 王泽民

弹指间,阔别军营已二十八载。又逢“八一”,尘封的记忆如潮水涌来,兵心依旧滚烫。

难忘新兵连的粗茶淡饭,白菜萝卜配着碱香馒头,吃得狼吞虎咽,藏着少年人蓬勃旺盛的一腔热忱。三更天的紧急集合哨最磨人,常常摸黑捆被子,把被褥缠成一团乱麻,五公里越野跑得气喘吁吁,喉咙冒烟也要跟着队伍扯着嗓子喊口号;站军姿更是考验,半小时、两小时……纹丝不动,膝盖发麻、头顶军帽,寒风卷着枯黄野草吹在身上,我们像钉子一样扎在训练场。想家的时候,就趴在桌边给母亲写信,写着写着泪水打湿信纸,战友推门进来打趣一句,“又想家写信呢”,我赶紧抹干眼泪应声作答。

忘不了雪地里匍匐靶场的刺骨寒凉,风霜哨位漫长孤寂的值守,雪域巡逻冻透四肢的冰寒,百里拉练一路翻山越岭的热血奔涌。甘谷的冬天格外难熬,站队列时有人忍不住把手揣进裤兜,班长当即厉声提醒:“军人的手,寒风冻不缩!”一次齐步走到围墙跟前,大伙下意识停下脚步,班长又吼道:“我没喊立定,口令就是命令,前面就算是刀山火海也要往前闯,一堵墙也得迈过去!”那一刻,军令如山的分量,深深刻进了骨头里。

当一个人远赴他乡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才会真正懂得,那些曾让你咬牙坚持的过往,早已悄悄长成了骨头里的钙、血液里的铁。夜深人静,城市的霓虹照不进梦里,唯有营房的灯火、班长的吼声、战友的鼾息,一次次将我从沉睡中唤醒。原来所谓成长,不是变得无坚不摧,而是终于明白——这世上总有些东西,值得你挺直腰杆去守、去扛、去拼尽一生。

我的班长叫高卫峰,是山东汉子,训起人来眼睛瞪得像铜铃,可到了深夜查铺,总会悄悄给蹬开被子的我掖好被角,温柔得像《士兵突击》里的史今班长。下连队之后,站岗本是大伙眼里能暂时躲开高强度训练的差事,可深夜困意难挡,有一回我打盹差点从哨楼栽下去,现在想来仍心有余悸。冬夜长途拉练,水壶盖子没拧紧,等到返回营区时,身上的作训服早冻成硬邦邦的冰甲。平日里难得的甜,都藏在帮厨喂猪、下地种菜的琐碎时光里。闲暇时我总抢着出黑板报、参加连队文艺活动,理论学习的课堂,也成了调剂艰苦训练的慰藉。

难忘训练场上此起彼伏的拉歌声,不服输的呐喊震得营房嗡嗡响;难忘天南海北聚在一起的战友,爬冰卧雪、结伴拉练的朝夕相伴。退役前几个月,我总爱独自坐在训练场的高板墙上,望着家乡的方向发呆,心里沉

甸甸的,一边盼着早日退伍返乡,一边又舍不得身上穿得磨出毛边的军装。风掠过围墙,响起熟悉的哨音,转头望去,跑道上空空荡荡,只剩满心不舍。边关每一寸土地,都印着我们数年摸爬滚打的青春印记。

离队那天,《送战友》的歌声绕着营区久久不散,连长带着我们最后看一眼甘谷县城,夕阳把树干染成金红,渭河水面泛着细碎银光。直到脱下军装那一刻,心里忽然空了一块,惯性抬手敬礼,才恍然发觉肩头早已没有军衔,默默垂下手,才真正懂了,自己再也不是日日参训的军人。

有一种念想叫——找部队。日子就像天边流云,不知不觉飘向远方,过往岁月如同相册里泛黄的老照片,时光从不会手下留情,一晃便是28年。无数个深夜辗转难眠,梦里重回军营:艰苦的新兵集训、拼尽全力的5公里、累到腿软的400米障碍、深夜班长一声哨响的紧急集合、打靶归来齐唱军歌的热闹、和战友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的拉练……所有苦乐交织的时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当兵有两朵大红花,一朵属于入伍荣光,一朵留给退伍离别。

有一种情怀叫——常回家看看。多少次在梦里念着名为“部队”的家,日夜牵念藏在心底,总盼着能亲自看一看营房如今的模样,再踏一遍曾经走熟的小路。多年前,我揣着满心期待,带着一沓老照片重回老营区,眼前景象早已物是人非;旧时营房有的改建成学校,有的开发成工厂,还有的盖起高层小区,曾经回荡呐喊、遍布足迹的营地,痕迹几乎彻底抹去,好似那段滚烫岁月从未存在。

站在20多年前天天奔跑的渭河边,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就像缓缓流过的河水。在河边,我打过班长的电话,已是空号。问遍战友,有人说他回了山东,有人说他去了他乡。风从河面吹来,和20多年前一样冷。

我对甘谷这片土地有着旁人难以体会的深情,青春最青涩的年华在这里度过。初到甘谷那年,刚下火车时,满眼尽是荒凉。那时宁夏尚不富足,可到甘谷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偏僻简陋,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东西两头一条街,跑过只需一口气。”好在西部大开发的春风吹到这里,易地搬迁、节水灌溉政策落地生根,百姓终于不用再靠天吃饭,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改善。

再归来时,第二故乡早已脱胎换骨。曾经破败低矮的土屋换成连片高楼,高速路网、通信网络四通八达。大象山前的公园游人往来不断,沿途绿树成荫,老街拓宽修整,商铺整齐兴旺。随处可见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童,乡亲们脸上满是安稳笑意。从前缺水荒凉的山沟,如今草木繁茂,处处透着富足祥和的新气象。就像老部队一样,不断更新硬件、承接新使命、扛起新任务,一路蓬勃向前。

乡音依旧熟悉,情怀依旧滚烫。崭新面貌之下,这片土地独有的风骨从未改变,所有藏在心底的念想,依旧清晰鲜活。

2001年退伍后,我来到宁夏煤业参加工作,先后做过文秘、煤炭检查员,无论换什么岗位,始终牢记“退伍不褪色”。公司推进无人值守过磅系统改造,我全程跟进设备安装、调试,拍摄留存资料,撰写宣传报道,一边解读智能设备技术亮点,一边记录一线工人从人工称重到智能值守的转型故事。凌晨十二时第一辆重车顺利通过无人系统完成称重,屏幕上跳动着精准稳定的数据,那一刻心底涌上来的兴奋与自豪,和当年冲过5公里越野终点线时一模一样。无论是迎峰度夏,还是实现首季开门红,我都像当兵时一样守好每一班岗,用笔和镜头记录大家的辛劳,记录保供的点点滴滴。

战场从军营训练场换到运销一线,可闻令而动、使命必达的军人底色,从来没有改变。如今路上偶遇身着军装的年轻人,我还是下意识抬手想要敬礼,这身军绿刻进骨血,即便脱下军装,也一辈子带在身上。

此时此刻,翻看老照片里的营房与战友,只剩绵长无尽的怀念,耳边仿佛依旧回荡着整齐的口号,“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眼前浮现出战友们迈着铿锵步伐,在首长注视下完成阅兵分列式,还有训练场上拉歌比拼的热闹场面。

军旅是熔炉,将青少 years 锻造成懂得担当的硬汉。我们把满腔热血交付哨位,把忠诚刻进心底,让青春在军旗之下闪光。军营里尝过的苦、收获的欢喜,教会我何为珍惜、何为责任,沉淀出一辈子生死相依的战友情谊。

戎装虽解,军魂永驻。感恩军旅赠予我的成长与荣光。军营淬炼出的坚韧与担当,指引我在一线踏实奋斗,将军人本色根植于脚下这片热土。如今回不去的是老营房,回得去的,是心底那座绿色营房。常回家看看——不是寻访地址,是坚守初心。

(作者单位:宁夏煤业运销公司)

戎装不负少年头

◎ 刘凡

我对军人,总怀着一份无法言说的亲近与敬意。这敬意,不是来自那些宏大的阅兵式,也不是来自影视剧里声势浩大的场面,而是源于我认识的几个人,几个脱下了军装、却仿佛一辈子都穿着军装的人。平日里,他们和旁人并无二致,只有在你真正走近之后,从某个被旁人忽略的细节里,才能窥见那段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融在言行之中的印记。

我认识王庆荣,是在一个极普通的下午。他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工作服,正埋头检修着车辆。安全帽牢牢扣在他的头上,汗水沿着帽檐边缘渗出来,在布满煤尘的脸上冲出一道道蜿蜒的痕迹。他话不多,干起活来,始终踏实沉稳。同班的工友告诉我,王师傅当过兵。我于是费力地在脑海中勾勒,试图将眼前这个面容沧桑的中年人,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士兵的形象重叠起来。忽然,他弯腰检查车辆底部时那利索的一蹲、一起,他扫视设备时那鹰一般专注而锐利的眼神,分明看到了当年士兵的身影。他负责检修的那条线路,是西煤东运的大动脉。20多年来,凡经他手检验过的车辆,从未出现过一起漏检漏修的安全事故。钢轮换成了检车锤,战场变成了检修线,可一个战士的魂,还稳稳地扎在那里。

李杰的故事,则更让我感受到一种滚烫的温度。他年轻,军人的气质似乎还未褪尽,走路带着风,说话也干脆,是因为年轻,一身本事还不曾生疏。有一回,公司组织技能比武,赛场就设在训练场上。轮到李杰上场了,他深吸一口气,走向那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车辆。扳手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每一个螺栓的紧固,都伴随着一声短促有力的“咔嗒”声,那声音的节奏,竟像是某种鼓点。围观的工友们先是安静,继而爆发出阵阵掌声。那一刻,我看见他额上青筋微凸,眼神专注得像一只锁定猎物的豹子。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毫不在意。我忽然明白了,“退伍不褪色”,这“色”究竟是什么。它不是那一身草绿的军装,而是熔铸在骨血里的一股劲,一种“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的昂扬劲头。

这股子气,又岂止是在赛场?当年穿上军装,是为国守土;如今换上工装,是为国筑梦。其中的内核,从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守护。只不过,哨位不同罢了。我想起守卫在喀喇昆仑的年轻士兵,风雪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刻下皴裂的伤痕,他们挺胸屹立在国际线上,身后便是祖国。那份“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是少年人最滚烫的赤诚;我也想起抗洪大堤上,那些浑身泥泞、疲惫至极,却依然扛着沙袋飞奔的绿色身影。他们的肩膀,一头扛着军令,一头扛着百姓安危。当危险来临,老百姓看到那身迷彩,心里就有了底。这便是军人的脊梁,家与国,在他们身上是一体的。

王庆荣、李杰和那些边防战士、抗洪一线战士一样,都曾对着军旗立下过誓言。如今,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履行着那份誓言。王庆荣20多年“零失误”的纪录,守护的是一辆辆满载乌金的列车平安远行,这平安背后,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是工厂机器的轰鸣,是国之命脉的生生不息;李杰在赛场上的每一次极致操作,守护的是技术的传承,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更是那份不甘人后的自尊与荣耀。他们让我相信,一个人的少年意气,可以不被岁月磨灭。它可以沉淀下来,化作另一种形式,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出持久而坚韧的光。

“八一”又至,窗外传来激昂的蝉鸣。我想起他们,想起无数个像他们一样,从军营走向各行各业的人们。他们或许不再年轻,或许身材发福,或许双手沾满了洗不掉的油污,但他们眼中的那束光,那股少年般的锐气与赤诚,从未熄灭。

山河为证,戎装不负少年头。这,便是中国军人,无论是现役,还是退役,都永远不会弯曲的脊梁。

(作者单位: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

朴素的颜色

◎ 箭庆国

解放鞋已经看不出颜色了
黑雨衣吸饱了水 沉得像铅
他们就坐在雨中
雨水混合着盒饭
一口饭一口泥
吞下去洪峰滔天
吐出来一个朗朗乾坤
还有那些刚从激流里救人上岸的橡皮艇
像一群疲惫的巨兽趴在身后
他低头吞咽的样子
多像当年那个
蹲在你家门口吃泡面
不爱说话的邻家少年
只是今天
他用这单薄的肩膀
替我们把天顶住
然后在雨里
匆匆吃完了这顿
属于凡人的饭
朴素的颜色 是沉默的大多数的泪水

(作者单位:国电电力云南新能源)

旧炮准星

◎ 方强

盛夏江风
拂过吉林堤岸
七旬父亲
总提起大连军营的夏天
四年炮兵生涯
未曾直面硝烟
日日练瞄准
便是和平里的戎边

儿时
格尺绷着皮筋
瞄准火柴盒
复刻着他
日复一日的炮场演练
我虽从未穿过军装
却懂得了沉默与坚守的分量
望向缓缓流淌的松花江
当年未曾轰鸣的炮口
岁岁守护人间万家安宁

(作者单位:吉林江南热电公司)

永不停止的脚步

◎ 汪刚

你从一九二七年的枪炮声中走来
这脚步声
由弱逐渐变强
渐渐近了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前进的步伐

纵使刀山火海
你也如履平地
阔步向前 再向前

抗侵略 平乱世 护家国
你在峥嵘岁月中疾驰
要找寻属于民族的光明
你冲破重重艰难险阻
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你的脚步依旧稳健
彰显雷厉风行的风骨
循着时代强军航向
走过九十九载沧桑征程
血雨腥风 风雨兼程

鲜艳的“八一”军旗
召唤所有中华儿女
在这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脚步更加坚定有力

漫漫征途路上
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镌刻在历史的年轮
让人心潮澎湃 无法忘怀

即使岁月如歌 时光荏苒
你的脚步永不停止
勇往直前
为了国家富强乃至世界和平
前进 前进 再前进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锡林河公司)

那些坚守映我流年

◎ 李迎青

时光不语,岁月留痕。从青涩戎装到身着工装,从热血军营到轰鸣输煤线,30余年光阴,我将自己的青春、热忱与坚守,尽数安放在双辽公司这片滚烫的土地上。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一名能源保供一线工人,我半生扎根输煤系统,与输煤栈桥、翻车机、现场设备朝夕相伴,见证着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蜕变,也看着自己从意气风发的少年,一步步走到鬓染白霜。在岁月里悄然成长,在坚守中慢慢老去。

年少从军,一身戎装淬炼铮铮铁骨,军营教会我坚守、担当与奉献,让我此生笃定,无论身在何方、身处何岗,皆要冲锋在前、初心不改。告别军营,投身能源保供行业已经30余载,我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于律己,把军营里带来的赤诚与热血,悉数倾注于平凡的输煤一线。输煤系统是电厂的“粮草命脉”,绵延的栈桥、运转的设备,维系着机组平稳运行,守护着万家灯火,看似平凡枯燥,却容不得半点松懈,日复一日地巡检、排查、值守,便是我半生的日常。

回望30年风雨征程,无数攻坚场景历历在目,镌刻在岁月深处,也沉淀在我的心底。我曾在极寒冬日顶着漫天风雪逆行出征,厂区设备面临停运风险,我和同事们顶寒风、踏积雪,连夜抢修、坚守鏖战,用无畏坚守抵御风雪侵袭,守住机组保供底线;我曾迎战汛期暴雨,狂风骤雨席卷厂区,隐患四处潜藏,我们日夜巡防、排查隐患、筑牢防线,在风雨中守护厂区平安,搭建起电力保供的坚固屏障。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默默无闻的坚守。我记得,那年暴风雪导致铁路瘫痪,我们全员上阵徒手搬运煤炭的场景;我记得,那年盛夏我们冒着40℃的高温逐段巡视排查设备工况;我记得,为了完成接卸计划,班里20余名兄弟顾不上吃饭;我记得,冷态启动机组后大家累得瘫坐在雪地里,脸上却依旧挂着笑容……30年朝暮更迭,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机器的轰鸣是我熟悉的旋律,输煤段上的清风是我最亲切的伙伴,平凡的岗位、重复的工作,早已融入我的骨血,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半生耕耘,见证荣光。我亲眼看着曾经质朴稚嫩的双电,历经数十载深耕实干、迭代奋进,一步步发展壮大、蜕变新生,成长为吉林省内能源保供的坚实脊梁,在绿色转型、保供稳能的赛道上步履铿锵、熠熠生辉。30余年,我以青春赴使命,以热忱担重任,把最好的年华献给党、献给电力事业,不负军营淬炼的初心,不负岗位交付的使命。

岁月催老容颜,不改赤诚初心。如今韶华渐逝,鬓生华发,即将告别深耕半生、热爱半生的岗位,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回首来时路,风雨为伴、坚守为歌,所有的奔波与汗水、付出与耕耘,皆无怨无悔。纵使即将离岗,我依旧铭记军人本色,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站好最后一班岗。

(作者单位:吉林双辽公司)

